全梁文/卷五十四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梁文　卷五十四

張充 張率 殷芸 殷鈞 高爽 庾曇隆 王中 曹思文

卷五十四

张充

充字延符，吴郡人，宋太光禄大夫永从孙。齐永明中，行抚军参军，迁太子舍人，尚书殿中郎、武陵王友，免，起为中书侍郎，转给事黄门侍郎明帝镇军长史，出为义兴太守，历太子中庶子，迁侍中。梁台建，以为大司马谘议参军，迁梁国郎中令祠部尚书，领屯骑校尉，转冠军将军司徒左长史，天监初除太常卿，迁吏部尚书，出为晋陵太守，徵拜国子祭酒，历左卫将军、尚书仆射，除吴郡太守，十三年卒，赠侍郎、护军将军，谥曰穆子。

与王俭书

吴国男子张充致书於琅邪王君侯侍者，顷日路长，愁霖韬晦，凉暑未平，想无亏摄，充幸以鱼钓之闲，镰采之暇，时复以卷轴自娱，逍遥前史，从横万古，动默之路多端，纷纶百年，升降之徒不一，故以圆行方止，用之异也，金刚水柔，性之别也，善御性者，不违金石之质，善为器者，不易方圆之用，所以北海挂簪带之高，河南降玺言之贵。充生平少偶，不以利欲干怀，三十六年，差得以栖贫自澹，介然之志，峭耸霜崖，确乎之情，峰横海岸，票乡缨天阁，既谢廊庙之华，缀组云台，终惭衣冠之秀，所以摈迹江皋，徉狂陇畔者，实由气岸疏凝，情涂狷隔，独师怀抱，不见许於俗人，孤秀神崖，每遣回於在世，故君山直上，蹙压於当年，叔阳夐举，　甚　禀乎千载。充所以长群鱼鸟，毕影松阿，半顷之田，足以输税，五亩之宅，树以桑麻，啸歌於川泽之间，讽咏於渑池之上，泛滥於渔父之游，偃息於卜居之下，如此而已，充何识焉。若夫惊岩罩日，壮海逢

天，竦石崩寻，分危落仞，桂兰绮靡，丛杂於山幽，松柏森阴，相缭於涧曲，元卿於是乎不归，伯休亦以兹长往。若乃飞竿钓渚，濯足沧洲，独浪烟霞，高卧风月，悠悠琴酒，岫远谁来，灼灼文谈，空罢方寸，不觉郁然千里，路阻江川，每至西风，何尝不眷，聊困疾隙，略举诸襟，持此片言，轻枉高听，丈人岁路未强，学优而仕，道佐苍生，功横海望，入朝则协长倩之诚，出议则抗仲子之节，可谓盛德维时，孤松独秀者也。素履未详，斯旅尚眇，茂陵之彦，望冠盖而长怀，霸山之氓，伫衣车而耸叹，得无惜乎？若鸿装撰御，鹤驾轩空，则岸不辞枯，山被其润，奇禽异羽，或岩际而逢迎，弱雾轻烟，乍林端而庵蔼，东都不足奇，南山岂为贵。充昆西之百姓，岱表之一民，蚕而衣，耕且食，不能事王侯，觅知己，造时人，聘游说，蓬转於屠博之间，其欢甚矣。丈人早遇承华，中逢崇礼，肆上之眷，望溢於早辰，乡下之言，谬延於造次。然举世皆谓充为狂，充亦何能与诸君道之哉？是以披闻见，埽心胸，述平生，论语默，所以通梦交魂，推衿送抱者，其惟丈人而已。关山复阻，书罢莫因。傥遇樵者。妄尘执事。〈《梁书·张充传》。〉

张率

率字士简，充从弟，宋右光禄大夫永孙。齐建武初为著作佐郎，举秀才，除太子舍人，迁尚书殿中郎、太子洗马。梁台建，为相国主簿。天监初为鄱阳王友，迁司徒谢朏掾，进秘书丞，历中权建安王中记室参军、云麾晋安王中记室，随府转宣毅谘议参军，除中书侍郎，复为晋安王宣惠谘议，领江陵令，随府迁江州谘议，领记室，出监豫章临川郡，还除太子仆，迁招远将军、司徒右长史、扬州别驾，又迁太子家令、黄门郎，出为新安太守，有《文衡》十五卷，集三十八卷。

绣赋

寻造物之妙巧，固饰化於百工。嗟莫先於黼绣，自帝虞而观风。杂藻火於粉米，郁山龙与华虫。若夫观其缔缀，与其依放。龟龙为文，神仙成象。总五色而极思，藉罗纨而发想。具万物之有状，尽众化之为形。既绵华而稠彩，亦密照而疏明。若春隰之扬花，似秋汉之含星。巳间红而约紫，又表玄而裹素。间绿竹与蘅杜，杂青松与芳树。若乃邯郸之女，宛洛少年。顾影自媚，窥镜自怜。极车马之光饰，尽衣裳之妖妍。既徙倚於丹墀，亦徘徊於青阁，不息未而反本，吾谓遂离乎浇薄。〈《初学记》二十七。〉

河南国献舞马赋应诏〈并序〉

臣闻天用莫如龙，地用莫如马，故礼称骊，诗诵骝骆，先景遗风之美，世所得闻，吐图腾光之异，有时而出。洎我大梁，光有区夏，广运自中，员照无外，日入之所，浮琛委贽，风被之域，越险效珍，輗服鸟号之骏，　　余豢龙之名，而河南又献赤龙驹，有奇貌绝足，能拜善舞，天子异之，使臣作赋曰：

维梁受命四载，元符既臻。协律之事具举，胶庠之教必陈。檀舆之用已偃，玉辂之御方巡。改帝文而率通，披皇图以大观。庆惟道而必先，灵匪圣其谁赞。见河龙之瑞唐，瞩天马之祯汉。既叶符而比德，且同条而共贯。询国美於斯今，迈皇王於曩昔。散大明以烛幽，扬义声而远斥。固施之於不穷，谅无所乎朝夕。并承流以请吏，咸向风而率职。纳奇贡於绝区，致龙媒於殊域。伊况古而赤文，爰在兹而朱翼。既效德於炎运，亦表祥於尚色。资皎月而载生，祖河房而挺授。种北唐之绝类，嗣西宛之鸿胄。禀妙足而逸伦，有殊姿而特茂。善环旋於齐夏，知蹈於ε金奏。超六种於周闲，逾八品於汉。伊自然之有质，宁改观於肥瘦。岂徒服皂而养安，与进驾以驰骤。尔其挟尺县凿之辨，附蝉伏免之别。十形五观之姿，三毛八肉之势。臣何得而称焉，固已详於前制。徒观其神爽，视其豪异。轶跨野而忽逾轮，齐秀骐而并末驷。贬代盘而陋小华，越定单而少天骥。信无等於漏面，孰有取於决鼻。可以迹章亥之所未游，逾禹益之所未至。将不得而屈指，亦何暇以理辔。若迹遍而忘反，非我皇之所事。方润色於前古，邈深文而储思。既而机事多暇，青春未移。时惟上巳，美景在斯。遵镐饮之故实，陈洛宴之旧仪。漕伊川而分派，引激水以回池。集国良於民俊，列树茂於皇枝。纷高冠以连衽，锵鸣玉而肩随。清辇道於上林，肃华台之金座。望发色於绿苞，伫流芬於紫褭。听磬　之毕举，聆韶夏之咸播。承六奏之既阕，及九变之已成。均仪禽於唐序，同舞兽於虞廷。怀夏后之九代，想陈王之紫も。乃命涓人，效良骏，经周卫。入钩陈，言右牵之已来，宁执朴而後进。既倾首於律同，又蹀足於鼓振。擢龙首，回鹿躯。睨两镜，蹙双凫。既就场而雅拜，时赴曲而徐趋。敏躁中於促节，捷繁外於惊桴。骐行骥动，兽发龙骧。雀跃燕集，鹊引凫翔。妍七盘之绰约，陵九剑之抑扬。岂借仪於ブ袂，宁假器於髦皇。婉眷投倾，俯膺合雅。露沫喷红，沾汗流赭。乃却走於集灵，驯惠养於丰夏。郁风雷之壮心，思展足於南野。若彼符瑞之富，可以臻介丘而昭卒业，搢绅群后，诚希未光。天子深穆为度，未之访也。何则？进让殊事，岂非帝者之弥文哉？今四卫外封，五岳内郡。宜弘下禅之规，增上封之训。背清都而日行，指云郊而玄运。将绝尘而弭辙，类飞鸟与　巨　虚。总三才而驱鹜，案五御而超摅。翳卿云於华盖，翼条风於属车。无逸御於玉轸，不泛驾於金舆。饬中岳之绝轨，营奉高之旧墟。训厚况於人神，弘施育於黎献。垂景炎於长世，集繁社於斯万。在庸臣之方刚，有从军之大愿。必自兹而展采，将同界於庖辉，悼长卿之遗书，

悯周南之留恨。〈《梁书·张率传》天监四年三月，河南国献舞马，诏率赋之。〉

殷芸

芸字灌蔬，陈郡长平人。齐永明中为宜都王行参军。入梁为西中郎主簿後军临州王记室，迁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，除通直散骑侍郎兼尚书左丞，又兼中书舍人，迁国子博士、太子侍读、西中郎豫章王长史，领丹阳尹丞，迁通直散骑常侍、秘书监、司徒左长史、直东宫学士省，有《小说》十卷。

与到溉书

哲人云亡，仪表长谢，元龟何寄，指南谁托。〈《梁书·任昉传昉》出为新安太守，卒於官舍，陈郡殷芸与建安太守到溉书。〉

殷钧

钧字季和，芸族人。晋荆州刺史仲堪五世孙，尚永兴公主。天监初拜驸马都尉，除秘书郎、太子舍人、司徒主簿、秘书丞，迁骠骑从事中郎、中书郎、太子家令、给事黄门侍郎、中庶子、尚书吏部郎、司徒左长史、侍中、东宫学士，领国子博士左骁骑将军，出为明威将军临川内史，迁五兵尚书，不拜，更授散骑常侍，领步兵校尉，改领中庶子，又领右游击，除国子祭酒，中大通四年卒，谥曰贞子，有天监六年《四部书目录》四卷。

答昭明太子

奉赐手令，并缪道臻宣旨。伏读感咽，肝心涂地，小人无情，动不及礼，但禀生尪劣，假推年岁，罪戾所锺，复加横疾。顷者绵微，守尽晷漏，目乱玄黄，心迷哀乐，惟救危苦，未能以远理自制，姜桂之滋，实闻前典，不避粱肉，复忝今慈，臣亦何人，降此忧愍，谨当循复圣言，思自补续，如脱申延，实由亭造。〈《梁书·殷钧传》。〉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近辱告，惠示主上所答臣下审神灭论。性与天道，诚不得闻，徒观二谛兼通，三圣俱阐，片言析妙，半字合灵，辞存五礼之中，旨该六合之外，譬河海之纪地，犹日月之

丽天，伏读欢愉，魂影相庆，何者？弟子夙陶玄化，乃长不亏，常恐识业未弘，中涂回枉，或端然静念，心翔翔而靡薄，或吐言设论，时见屈於辩聪。夫大道甚夷，而黎元好径，咸用此也。今猥奉神旨，昭若发蒙，且服且诵，永为身宝，数日来公私牵挽，还辄顿卧，未即白答，衔眷弥深，殷钧和南。〈《弘明集》十。〉

高爽

爽，广陵人。齐永明中，王俭领丹阳尹，举郡孝廉。梁初历中军临川王参军，出为晋陵令，坐事系狱，遇赦免。

答前晋陵令刘萧书

高晋陵自答。〈《南史卡彬传》。〉

答人告踬书

守羊无食，何不货羊籴米。〈同上，有人送书与爽告踬云比日守羊，困苦，爽答。〉

题延陵县孙抱鼓

徒有八尺围，腹无一寸肠，面皮如许厚，受打未讵央。〈《南史》卡彬传》〉

屐谜谕孙廉

刺鼻不知嚏，蹋高不知嗔，齿齿作步数，持此得胜人。〈《梁书·孙谦传》〉

庾昙隆

昙隆，齐建武初通直散骑常侍。入梁为大中大夫，迁光禄大夫，有集十卷。

请临海王改封外州启

周定雒邑，天子置畿内之民，汉都咸阳，三辅为社稷之卫。中晋南迁，事移威驰，近郡名邦，多有国食。宋武创业，依拟古典，神州部内，不复别封。而孝武末年，分树宠子，苟申私爱，有乖训准。隆昌之元，特开母弟之贵，窃谓非古。圣明御宇，礼旧为先，畿内限断，宜遵昔制，赐茅授土，出典外州。〈《南齐书·巴陵王昭秀传》。〉

郊坛不起瓦屋启

伏见南郊坛员兆外内，永明中起瓦屋，形制宏壮，检案经史，无所准据。寻周礼祭天於圜丘，取其因高之义，兆於南郊，就阳位也，故以高敞，贵在上昭天明，旁流气物，自秦汉以来，虽郊祀参差，而坛域中间，并无更立宫室，其意何也？政是质诚尊天，不自崇树，兼事通旷，必务开远。宋元嘉南郊，至时权作小陈帐，以为退息。太始薄加脩广，永明初弥渐高丽。往年工匠遂启立瓦屋。前代帝皇，岂於上天之祀，而昧营构，所不为者，深有情意。记称埽地而祭，於其质也，器用陶匏，天地之性也，故至敬无文，以素为贵。窃谓郊事宜拟休偃，不俟高大，以明谦恭肃敬之旨，庶或仰允太灵，俯惬群望。〈《南齐书·礼志》上建武二年通直散骑常侍庾昙隆启。〉

又

祭天尚质，泰汉以来，郊兆坛域，无立宫室，以明谦恭。〈《通典》四十二，永明元年，案此与前启略同，惟作永明为异，昙隆作昙崇，避唐讳。〉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辱告。伏见主上答臣下审神灭论，昏蒙启悟，焕尔照朗。夫至理龟寂，道趣空微，上圣极智，乃当穷其妙实，步浮生自不辨深达玄渊，〈《广明集》此句作：「下凡浮生，自不辨其玄渊」〉如闻立论者，经典垂训，皆是教迹，至於在佛，胡书诡怪，难以理期，此则言语道断，仰劳圣思，为臣下剖释，群情岂不欣赞？铭挹明旨，抱用始终，法师曲诲，弥增惭戢。弟子庾昙隆和南。〈《弘明集》十〉

王屮

屮字简栖，琅邪临沂人，为郢州从事，齐国录事参军、征南记室。梁天监四年卒，有《法师传》十卷，《集》十一卷。〈案王屮似当入梁，而隋志注列於齐谢朓之下，岂

入梁不仕邪？〉

头陁寺碑文

盖闻挹朝夕之池者，无以测其浅深，仰苍苍之色者，不足知其远近；况视听之外，若存若亡，心行之表，不生不灭者哉？是以掩室摩竭，用启息言之津，杜口毗邪，以通得意之路。然语彝伦者，必求宗於九畴，谈阴阳者，亦研几於六位。是故三才既辨，识妙物之功，万象已陈，悟太极之致，言之不可以已，其在兹乎。然爻系所筌，穷於此域，则称谓所绝，形乎彼岸矣。彼岸者，引之於有，则高谢四流，推之於无，则俯弘六度，名言不得其性相，随迎不见其终始，不可以学地知，不可以意生及，其涅盘〈六臣作「槃」〉之蕴也。夫幽谷无私，有至斯响，洪锺虚受，无来不应，况法身圆对，规矩冥立，一音称物，宫商潜运，是以如来利见迦维，托生王室，凭五衍之轼，拯溺逝川，开八正之门，大庇交丧，於是玄关幽扉建，感而遂通，遥源浚波，酌而不竭，行不舍之檀，而施洽群有，唱无绿之慈，而泽周万物，演勿照之明，而鉴穷沙界，导亡机之权，而功济尘劫，时义远矣，能事毕矣。然後拂衣双树，脱屣金沙，惟恍惟惚，不皦不昧，莫系於去来，复归於无物，因斯而谈，则栖遑大千，无为之境不桡，焚燎坚林，不尽之灵无歇，大矣哉。正法既没，象教陵夷，穿凿异端者，以违方为得一，顺非辩伪者，比微言於目论，於是马鸣幽赞，龙树虚求，并振颓纲，俱维绝纽，荫法云於真际，则火宅晨凉，曜慧日於康衢，则重昏夜晓，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师，九十六种无藩篱之固。既而方广东被，教肆南移，周鲁二庄，亲昭夜景之凿，汉晋两朝，并勒丹青之饰，然後遗文间出，列刹相望，澄什结辙於山西，林远肩随乎江左矣。头陀寺者，沙门释慧宗之所立也，南则大川浩汗，云霞之所沃荡，北则层峰削成，日月之所回薄，西眺城邑，百雉纡馀，东望平皋，千里超忽，信楚都之胜地也。宗法师行絜珪璧，拥锡来游，以为宅生者缘，业空则缘废，存躯者惑，理胜则惑亡，遂欲舍百龄於中身，殉肌肤於猛鸷，班荆荫松者久之。宋大明五年，始立方丈茅茨，以庇经像。後军长史、江夏内史会稽孔府君讳觊，为之　草开林，置经行之室。安西将军、郢州刺史、江安伯、济阳蔡使君讳兴宗，复为崇基表刹，立禅诵之堂焉。以法师景行大迦叶，故以头陀为称首。後有僧勤法师，贞节苦心，求仁养志，纂脩堂宇，未就而没，高轨难追，藏舟易远，僧徒阒其无人，榱椽毁而莫构，可为长太息矣。惟齐继五帝洪名，纽三王绝业，祖武宗文之德，昭升严配，格天光表之功，弘启兴服，是以惟新旧物，康济多难，步中雅颂，骤合韶濩，炎区九译，沙场一候，粤在於建武焉，乃诏西中郎将郢州刺史江夏王，观政藩维，树风江汉，择方城之令典，酌龟蒙之故实，政肃刑清，於是乎在。宁远将军长史、江夏内史行事、彭城刘府君讳，智刃所游，日新月故，道胜之韵，虚往实归，以此寺业废於已安，功坠於几

立，慨深覆篑，悲同弃井，因百姓之有馀，间天下之无事，庀徒揆日，各有司存，於是民以悦来，工以心竞，互丘被陵，因高就远，层轩延衮，上出云霓，飞阁逶迤，下临无地，夕露为珠网，朝霞为丹ぬ，九衢之草千计，四照之花万品，崖谷共清，风泉相涣，金资宝相，永藉闲安，息心了义，终焉游集，法师释昙珍，业行淳脩，理怀渊远，今屈知寺任，永奉神居。夫民劳事功，既镂文於钟鼎，言时称代，亦树碑於宗庙，世弥积而功宣，身逾远而名劭，敢寓言於雕篆，庶仿佛於众妙。其辞曰，质判玄黄，气分清浊。涉器千名，含灵万族。淳源上派，浇风下黩。爰流成海，清尘为岳。皇矣能仁，抚期命世。乃眷中土，聿来迦卫。奄有大千，遂荒三界。殷鉴四门，幽求六岁。亦既成德，妙尽无为，帝献方石，天开渌池，祥河辍水，宝树低枝。通庄九折，安步三危。川静波澄，龙翔云起。耆山广运，给园多士。金粟来仪，文殊戾止。应乾动寂，顺民终始。法本不然，今则无灭。象正虽阑，希夷未缺。於昭有齐，式扬洪烈。释网更维，玄津重枻，惟此名区，禅慧攸托。倚据崇岩，临睨通壑。沟池湘汉，堆阜衡霍。　无々亭皋，幽幽林薄。媚兹邦后，法流是挹。气茂三明，情超六入。眷言灵宇，载怀兴葺。丹刻　飞，轮奂离立。象设既辟，　容已安，桂林冬燠，松疏夏寒。神足游息，灵心往还，胜幡西振，贞石南刊。〈文选。〉

曹思文

思文，〈一作文思〉齐永泰时领国子助教，梁受禅，为尚书讼功郎，有《孝经注》一卷。

国讳不宜废学表

古之建国君民者，必教学为先，将以节其邪情，而禁其流欲，故能化民裁俗，习与性成也。是以忠孝笃焉，信义成焉，礼让行焉，尊教宗学，其致一也。是以成均焕於古典，虎门炳於前经，陛下体睿淳神，缵承鸿业，今制书既下，而废学先闻，将恐观国之光者，有以拟议也。若以国讳故宜废，昔汉武立学，爰洎元始，百馀年中，未尝暂废，其间岂无国讳矣。且晋武之崩，又其学犹存，斯皆先代不以国讳而废学之明文也。永明以德太子故废，斯非古典也。寻国之有学，本以兴化致治也，天子於以谘谋焉，於以行礼焉，故记云：天子出征，受命於祖，受成於学，执有罪，反释奠於学。又云：食三老五更於太学，天子袒而割牲，执爵而　，以教诸侯悌也，於斯学，是天子有国之基教也。或以之所言皆大学事也，今引太学不非证也。据臣所见，今之国学，即古之太学。晋初大学生三千人，既多猥杂，惠帝时，欲辩其泾渭，故元康三年，始立国子学，官品第五

以上，得入国学，天子去太学入国学，以行礼也，太子去大学入国学，以齿让也，太学之与国学，斯是晋世殊其士庶，异其贵贱耳。然贵贱士庶，皆须教成，故国学太学，两存之也，非有太子故立也，然系废兴於太子者，此永明之钜失也。汉崇雅儒，几致刑厝，而犹道谢三五者，以其致教之术未笃也。古之教者，家有塾，党有庠，术有序，国有学，以讽诵相摩。今学非唯不宜废而已，乃宜更崇向其道，望古作规，使郡县有学，乡闾立教，请付尚书及二学庠议。南齐书礼志上，永泰元年，尚书符依永明旧事废学，领国子助教曹思文上表，又见通典五十三。

诸侯祭五庙议

天子受命之日，便祭七庙，诸侯始封，即祭五庙。隋书礼仪志二，中兴二年，梁武初为梁公，曹文思议祠部郎谢广等并驳之，遂不施用，案，文思思文，必非两人，当有一误。

上武帝启难范缜神灭论

思文启，窃见范缜神灭论，自为宾主，遂有三十馀条，思文不惟暗蔽，聊难论大旨二条而已，庶欲以此倾其根本，谨冒上闻，但思文情用浅匮，惧不能徵折诡经，仰黩天照，伏追震悸，谨启。〈弘明集。〉

又启

思文启，始得范缜答神灭论，犹执先迷，思文料其理致，冲其四证，谨冒奏闻，但思文情识愚浅，无以折其锋锐，仰尘圣鉴，伏追震悚，谨启。〈同上。〉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辱送敕书，弟子适近亦亲奉此旨，范中书遂迷滞若斯，良为可慨，圣上深惧黔黎致惑，故垂折衷之诏，此旨一行，虽复愚暗之识，了知神不灭矣，弟子近聊就周孔以为难，今附相简，愿惠为一览之，折其诡经不寻，故束展此，不多白，弟子曹思文和南。〈弘明集十。〉

难范缜神灭论

论曰，神即形也，形即神也，是以形存则神存，形谢则神灭也，难曰，形非即神也，神非即形也，是合而为用者也，而合非即矣，生则合而为用，死则形留而神逝也，何以言之，昔者赵简子疾五日，不知人，秦穆公七日乃寤，并神游於帝所，帝赐之钧天广，此其形留而神逝者乎，若如论言，形灭则神灭者，斯形之与神，应如影响之必俱也，然形既病焉，则神亦病也，何以形不知人，神独游帝，而欣欢於钧天广乐乎，斯其寤也魂交，故神游於蝴蝶，即形与神分也，其觉也形开，蘧蘧然周也，即形与神合也，然神之与形，有分有合，合则共为一体，分则形亡而神逝也，是以延陵窆子而言曰，骨肉复归於土，而魂气无不之也，斯则形亡而神不亡也，然经史明证，灼灼也如此，宁是形亡而神灭者也。

论曰，问者曰，经云，为之宗庙，以鬼飨之，通云，非有鬼也，斯是圣人之教然也，所以达孝子之心，而厉偷薄之意也，难曰，今论所云，皆情言也，而非圣旨，请举经记，以证圣人之教，孝经云，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，若形神俱灭，复谁配天乎，复谁配帝乎，且无神而为圾神，宣尼云，天可欺乎，今稷无神矣，而以稷配，斯是周旦其欺天乎，果其无稷也，而空以配天者，既其欺天矣，又其欺人也，斯是圣人之教，教以欺妄也，设欺妄以立教者，复何达孝子之心，厉偷薄之意哉。

原寻论旨，以无鬼为义，试重诘之曰，孔子菜羹瓜祭，祀其祖祢也，记云，乐以迎来，哀以送往，神既无矣，迎何所迎，神既无矣，送何所送，迎来而乐，斯假欣於孔貌，送往而哀，又虚泪於丘体，斯则夫子之祭礼也，欺伪满於方寸，虚假盈於庙堂，圣人之教，其若是乎，而云圣人之教然也，何哉。〈弘明集九。〉

重难范缜神灭论

论曰，若合而为用者，明不合则无用，如蛩　巨之相资，废一则不可，此乃是灭神之精据，而非存神之雅决，子意本欲请战，而定为我援兵也，论又云，形之於神，犹刃之於利，未闻刃没而利存，岂形亡而神往，又伸延陵之言，即形消於下，神灭於上，故云无不之也，又云，以稷配天，非欺天也，犹汤放武伐，非弒君也，子不责圣人放弒之迹，而勤勤於郊稷之妄邪，难曰，蛩蛩　巨驴，是合用之证耳，而非形灭即神灭之据也，何以言之，蛩非驴也，驴非蛩也，今灭蛩蛩而　巨驴不死，斩　巨驴而蛩蛩不亡，非相即也，今引此以为形神俱灭之精据，又为救兵之良援，斯倒戈授人，而欲求长存也，悲夫，斯即形灭而神不灭之证一也，论云，形之与神，犹刃之於利，未闻刃没而利存，岂

容形亡而神在，雅论据形神之俱灭，惟此一证而已，电风扇有惑焉，何者，神之与形，是二物之合用，即论所引蛩　巨相资是也，今刃之於利，是一物之两名耳，然一物两名者，故舍刃则无利也，二物之合用者，故形亡则神逝也，今引一物之二名，以徵二物之合用，斯差若毫厘者，何千里之远也，斯又是形灭而神不灭之证二也，又伸延陵之言曰，即是形消於下，神灭於上，论云，形神是一体之相即，今形灭於此，即应神灭於形中，何得云形消於下，神灭於上，而云无不之乎，斯又是形灭而神不灭之证三也。又去以稷配天，非欺天也，犹汤放桀，武伐纣，非弒君也，即是权假以除恶乎，然唐虞之君，无放伐之患矣，若乃运非太平，世值三季，权假立教，以救一时，故权稷以配天，假文以帝则可也，然有虞氏之王天下也，禘黄而郊喾，祖颛而宗尧，既淳风而未殄，时非权假，而令欺天罔帝也，可乎，引证若斯，斯又是形灭而神不灭之证四也，斯四证既立，而根本自倾，其馀枝叶，庶不待风而靡也。

论曰「乐以迎来，哀以送往」，经义不假通而自释，不复费於无用，礼商有斯言多矣，又云，夫言欺者，谓伤化败俗耳，苟可以安上治民，复何欺妄之有乎，难曰，前难云，迎来而乐，是假欣於孔貌，送往而哀，又虚泪於丘体，斯实鄙难之云梯，弱义之锋的，在此言也，而答者曾不慧解，惟云不假通而自释，请重言之曰，依如论旨，既已许孔是假欣而虚泪也，又许稷之配天，是指无以为有也，宣尼云：「亡而为有，虚而为盈。」斯爻象之所不占，而格言之所攸弃，用此风以扇也。兹化何得不伤，兹俗於何不败，而云可以安上治民也，何哉？论云已通，而昧者未悟，聊重往谘，侧闻提耳。〈弘明集九。〉

上一卷

下一卷

全梁文

此南北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